

一石成桥

王晓群

说起午道是中华民族道路史上的一个奇迹毫不为过。它穿越秦岭,连接巴山汉水,沟通了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的联系。史书记载“以旧道缘山避水,桥梁百数”,在古代无疑是一条聚军事、经营和文化的“高速公路”。

午道建造的许多奇迹是不可思议的,我们在宁陕县龙王镇的沙坪村见到了一座叫磨沟的桥梁,它是由一块巨大的整石铺就,桥长七八米,宽一点四米,厚四十五公分,高高地悬在五米深的磨沟之上。村民在上面推着三轮车,远远看上去就像一道“门”,两边毛石砌筑的石坎,条石平乎一线搭在上面。谈不上雄伟,说不上高大,与当今众多的桥梁相比甚至有点微不足道。仔细看村民在上面推着三轮车,不觉有啥与众不同;仔细想想,又不由得为之震撼:在没有现代机械设备的过去,若大的石块怎么就能够如彩虹飞架深涧?巨大的石块又靠什么搬运到这狭窄的沟谷里?莫非是飞上去的。若不是亲眼所见,说啥不敢相信,就是见到了,开了眼界,也无法理解。没有建造记载、没有历史传说,不知道施工方式,不知道架设年限,不知道谁人所建。在诸多的疑问中赞叹于午道的博大精深。

我第二次见到磨沟桥时,已经不再是自然形态的沟渠,一条施工的道路将沟底铺成平坦的通道。通道里面三十米左右的地方正在建设上游电站导流渠的出口。一年、两年后滔滔的池河水将改道,通过导流渠流经磨沟桥下。不禁让人担忧:磨沟的常年流量不足每秒零点五个立方,而池河的流量却在每秒十几个流量以上,突增数十倍的水流不仅会影响土壤结构,迅速冲毁原本不够坚固的磨桥基础。那时,倒塌的不仅仅是一座桥梁,而是见证了午道历史奇迹和人文精神的光亮顶点。

我问当地群众,没有人制止这种破坏珍贵文物的现象吗?他们茫然,文物距离他们是很遥远的名词,也没有任何部门告诉他们那是文物,可能也没有任何部门知道这座古桥的存在。在他们看来仅仅只是一座方便祖辈辈行走的普通桥梁而已,见怪不怪。宽阔又方便的公路早已取代这座古老桥梁的作用,昔日车水马龙的磨桥,现在只是山涧的一个摆设,作用不再,老无所用。村民还讲前年开工修导流渠的时候施工方就要推倒磨桥,当地的几户群众不方便邻里交往为由,制止了已经开动的推土设备,磨桥才勉强保留下来。

我很痛心,午道是重要的文化遗产,宝贵的、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资源。而午道正陷入各种不正当利益的重重包围,要么被损毁,要么被覆盖,要么被占用。在大拆大建的滚滚烟尘中,午道古老文化正在遭到毁灭性的破坏。风雨飘摇,岌岌可危。一旦毁损,难以修复。午道的价值绝非经济价值,而在于文化、历史和科学。作用在于对人民进行教育,向社会提供精神力量和智力支持。对安康而言,午道就像一棵“家门前的老松树”,是一棵扎根地域文明沃壤的文化之树,不是一些人眼里废弃无用的“枯树”,也不是一些人眼里可随意摆弄支配的“摇钱树”。我们每一个热爱历史、热爱文化、热爱家园的人,应对此多一点清醒,多一份责任,多一些行动,要为江山留胜迹。



处女路 (非虚构)

杜文娟

想到您这样年轻。

待知道他 1985 年生于陕北,才恍然大悟,怪不得呢,和吕布是老乡噢。

清楚地记得对他肃然起敬的那一刻,他指着两道月白色标识说,那是他的专利,叫“快装耐久型桥梁伸缩装置”,这个装置既能缩短工期,又能延长寿命,一个工程技术人员,能亲眼看见自己的发明用在实际工作中,是件幸运的事。

由此,我对他的一切充满了赞誉之心,学历、专业、家庭,甚至对他 35 岁就是高级工程师的身份表示惊喜,还欣赏了他主持和参与拍摄的《我和我的祖国》短视频。这可不是在演播厅或大操场录制完成的节目,而是 30 余家 600 余名平镇高速公路的建设者,在青山远逝,绿水环绕的火热工地,为祖国母亲 70 华诞唱出的心中之歌。

他温和地徐徐道来,第一学历并不高,后来不断学习进修,截至目前已经有 20 多项专利获批,职称是破格晋升的。参加工作十多年,从陕北到关中,再到陕南,已经修过五条高速公路,妻子孩子来过工地,太忙,没有时间陪伴。两个月前有了二宝,在医院陪护四天,工作电话陡然减少,特别不适应。一条高速修建三四年不等,通车典礼结束,看着曾经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,车流不息,通达远方,大家美美地喝一杯酒,流一次泪,然后再重建下一个工程。

同样朝气蓬勃,不断进取的建设者还有江浩陈星羽 duo。

陈星羽是那样娇美白皙,眼眸含情,灵性而聪慧,甚至时时处处的羞涩,恰到好处的情感和礼貌,单纯中有着理性,说到动情处泪眼婆娑。从她身上我看到了自己的过往,所以有一种天然的喜欢和欣赏。

星羽和江浩都是湖北人,大学时两人都担任各自学院的团委副书记,同为 90 后的俩人相互牵挂对方了,江浩后来考上研究生,攻读西安理工大学岩土工程专业,星羽踩着爱情的脚步,满怀激情地在西安工作了三年。2016 年江浩入职陕西交通建设集团公司,随即到了平镇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处,2017 年星羽作为外聘人员,来到丈夫身边,2020 年情人节,生下一个男孩,由于早产且大出血,加之新冠疫情影响,买饭都很困难,江浩悉心照顾,守候在妻儿身边,电脑随身带着,没有中断工作任事。

星羽爱心满满地对我说,江浩是个有责任有担当的人,最大的愿望是看好孩子,不想和孩子老公分开。俩人共同见证了平镇高速从无到有,和每一个重要时刻。这条人生处女路,也见证了俩人从毕业到结婚生子,事业起步。已经半岁的儿子人见人爱,同事们纷纷建议取名叫江平镇。

有些腼腆的江浩,谈起工作则滔滔不绝,他说自己参加工作四年,最骄傲的事有两件,第一件是,2016 年 9 月 30 日来到工地现场,经过魔鬼般的筹备工作,10 月 11 日正式开工,在喜庆的开工典礼上,近距离目睹了胡和平省长的风采,对这位学者型领导非常崇拜,他本人也是开工典礼上最年轻的工程技术人员。第二件是顺利完成建设用地报批,对建设用地报批没有一点概念,只能硬着头皮往上冲,从学习报批流程、公路用地指标等专业开始,协调解决土地勘界与林地勘界结果不一致等问题,大部分时间在平利县国土局、镇坪县国土局、安康市国土局蹲点办公,经过半年辛苦努力,从两县到安康市,到省国土资源厅,再到陕西省人民政府,最后到国土资源部。一路下来,涉及到 30 多个部门。无数次的碰壁、沟通、协调,锻炼了自己,增长了才干。当然也经历过沮丧之事,比如一次为丈量用地的事,约见一位副镇长,上午九点到现场,一直等到下午四点,被告知,不量了。

我笑着说,大概是人家嫌您太年轻吧。他不置可否地点头微笑,可能吧,人生第一个五年,一定要踏踏实实奉献给工作,让自己快速成长。

后来他还到镇坪工作组待过一段时间,与平利相距两个小时车程,和新婚妻子陈星羽最长两个月见一次面。他说最心念的还是干工程,就回到工程科,对每一处隧洞,每一座桥梁都倍感亲切。每年 4 月到 9 月是雨季,由于大部分桩基在河道施工,自然增加了工作难度,9 月中旬到春节是施工黄金期,经常到标段夜查,随时监督,确保工程质量和进度。

任何大型工程建设,都离不开用地,征地、拆房、迁坟墓、杆线改迁等等,哪一项落实不了,都会影响整体进度。民以食为天,土地和房屋是老百姓的生存之本,大多数人都理解道路惠及民众,响应和支持此项工作,沿线两县数百户人家,大量耕地林地,上千座有主无主的坟墓,从协议、丈量、补偿、安置,顺风顺水一路畅通,完全没有困难是土方夜渡。

一脸疲惫,缺少睡眠的 70 后老兵刘涛,从征第一块地到天堑变通途,都身临其境,直接参与,对此最有发言权。

他说,扫黑除恶净化了大环境,没有发生暴力阻工的情况,一把尺子量到底,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,镇坪干部积极配合,每家每户入户做工作,司法宣传跟进,曾经在一个村驻村办公 55 天,创下了凌晨 3:43 签订协议的时刻。

刘涛是陕北人,父亲是位老军人,家教特别严格,自己从军 11 年,数次立功,有良好的个人素质,经常从老家带来红枣香烟,送给拆迁户,村民也没有把他当外人,喝了端茶递水,饿了煮一碗酸菜面给他。陕南人迁坟有讲究,不但要看风水,还要看时令,一般在每年的大寒 10 天左右,正月坟上不能动土,2017 年 2 月 29 日,还在动员墓主人,单这一天就迁了 3 座坟。除夕傍晚,才回到西安。逢年过节最怕父母妻子打电话,问他什么时候回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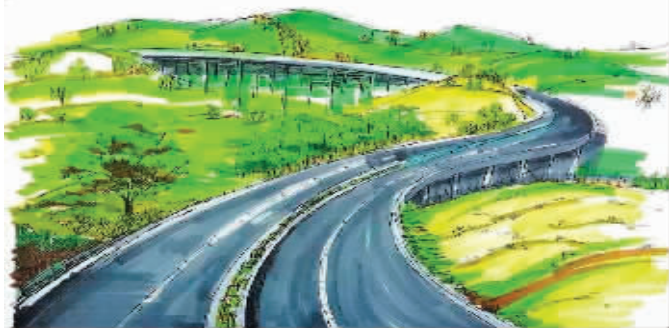
杆线改迁也很重要,得与多个行业打交道,国网、地电、国防光缆、电信、移动、联通、长线等等,不是所有单位都讲大局,遇到不顺,只能好言好语反复沟通,自己抽 5.5 元一盒的简装延安烟,递给对方的是 25 元的硬盒芙蓉王。他的辛苦有目共睹,连续三年被评为先进个人,后期负责交安工程质量进度。

向琴群是土生土长的镇坪人,2017 年大学毕业以后,通过省交通集团助力镇坪县就业扶贫专项招聘,任职平镇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处,个人能力得以提升,家庭生活明显改善。像他这种得益于就业扶贫的普通家庭,青年学子,贫困劳动力多达数千人。修一条路,富一方人,功在千秋。

多年以后,当这些建设者再次踏上这条洒下汗水,流过眼泪,莽莽绿野的风华之路时,一定会欣慰自豪,无悔青春,不负韶华。

如果有缘再走平镇路,肯定会想起他们的青春脸庞,坦荡笑容,和他们奋斗着的模样。

他们,是秦巴山民的造福者,中华民族的脊梁。



峻岭的天翻地覆,和山民的笑逐颜开。亘古大巴山原来是丰饶的,是地球母亲的一部分,是人类的组成部分,要想富先修路,大路通向哪里,网络追随到哪里,交通与信息,连通了山村与城市,民族与国家,历史与未来。

平利县广佛村的张再金夫妇,对路的记忆与期盼同样深入骨髓。

这一天,是 2020 年 8 月 5 日上午,68 岁的老张说,村子到县城 30 多公里,与安康相距 80 多公里,38 岁那年正月初八,专门请风水先生看的日子,30 多人第一次到县城,从安康上车,经过四天四夜长途颠簸,脚都坐肿了,到甘肃玉门火车站扛大包。240 斤重的货包,加之气候饮食不习惯,逼得大伙纷纷逃离,只有一位镇坪县的小伙子坚持下来,并在当地结婚生子。66 岁的老张妻子,最远到过县城,说起一位邻居乘飞机到深圳领孙子,羡慕之情溢于言表。然后老两口反复念叨,镇坪人出一次门更不容易。

几个小时以后,镇坪县副县长涂世昌面对媒体,深情地讲述,上个世纪 90 年代,自己从镇坪到安康读书,100 多公里的山路,汽车要开 10 个小时,再来是 4 个多小时,高速公路通车以后,只需一个多小时。所以,我们要特别感谢这条致富之路腾飞之路的建设者们。

是啊,作为山水相连乡音一致的巴山人,不管是地方官员,还是农民与我,发自肺腑,最想感激与致敬的,是我们的国家,我们的时代,和上万人修的修路大军,这些人的代表则是贾晓军、穆雪野、江浩、陈星羽、刘涛、向琴群……

48 岁的贾晓军是平镇高速公路建设管理处处长,头发与面容几乎一个颜色,只有奕奕的眼神显示出实力派的练达与自信,他如数家珍般地介绍着平镇高速在全国、陕西、乃至陕渝交通网络中的地位,对当地与周边地区经济与生态旅游的重要性,强调工程的质量与难点,还总结了“扬正气、壮勇气、展朝气”的团队精神。末了,补充一句,这样的路他已经参与修建了十多条。

正是这句话,令我抬起头,合不拢嘴,认真地看了他几眼,发现他的一小撮眉毛突兀在空气中。这个细节让我感慨万千,按照常规,几十个人的团队,上百亿概算投资,18 个路基桥隧施工单位,5 家监理单位,1 家试验检测中心,如此庞大工程的第一责任人,是标准的成功经典男人,走到哪里都可能前呼后拥,香车宝马,而他头戴手编草帽,身穿工作服,伫立在烈日下的隧洞前,如同丰收在望,挥汗如雨的熟练麦客。

随着他的指点,方才醒悟自我感觉长高的原因,这条全长 81.445 公里的四车道高速公路,桥梁 83 座,隧洞 24 座,桥隧比例 80.2%,互通式立交 6 处,还有收费站,服务区。高高的墩柱将路面抬高,大多架设在河道之上,车与人如在半空,视觉便辽阔高远,由此也足见大巴山有多嶙峋,雨水有多丰沛。

穆雪野是一位不断给人惊喜的年轻人。与我短信联系采风事宜的时候,看那名字,认为是一位雌雄同体的中年女性,技术不高超,姿色不出众,工龄又不短,人脉也还行,只能当个无关紧要的中层,也是普通女人的高光时期,无论冬夏春秋,只要上班,单穿一套藏青色制服裙装,永远的白色小翻领,黑色半高跟叩咚敲半生,办公室主任嘛,收发文件,迎来送往。

相见时,不觉啾了一声,踮起脚尖还看不见他的额头,心中暗付,可真帅啊,高富帅,不就是这个样子吗?脱口而出的则是:没

外乡人在安康



苏桓稼

而不失古朴,拥挤但错落有致。以我对一座城市的捕捉,势必会追寻它的人文情绪,这包括历史变迁和市井巷陌,也包括书店酒馆和渔火见证。哪一样不叫好,似乎都是对它的无私。

于是,借着工作之便,我开始逐渐靠近它。刘兄负责接待我们,并周到地介绍了官方的游览路线和各种数据,这是最精准的旅游方式。稍作休息,我们就出发了。

二

紫阳的山路很多只有一车之宽,蜿蜒而上周围全是茶园,最高海拔逾千米。正是春深采茶季,随处可见忙碌的茶农和游走的云。久居平原,到这里多少有些惶恐。去了两个龙头茶厂,第一次品尝到紫阳富硒茶。热情的茶老板耐心地介绍着茶的“富硒”更富,它经过汉江的搬运,分布在紫阳一带,以及更广的安康周边。紫阳因此也被誉为“中国硒谷”。

我当然兴趣十足,看茶的模样,以银针为例,泡在杯中成条立状,沉入杯底尤其好看。但颜色绝不是翠绿才好,且形容它为茶绿。入口先苦,转而回甘,完全禁得起“细嚼慢咽”。

春茶最贵,这是有账可算的。紫阳富硒茶因长势特点,只能人工采摘,五斤鲜叶可制成一斤茶。加之干炒杀青包装等工序,成本不低。当然还有珍贵的手工艺茶,向阳茶厂的老师傅黄定亲亲手操刀,我也尝试过一回。掬一把在手,满满的甘栗香。寄给父亲一些,才算不虚此行了。

下山时,有人作诗解乏,我也打趣附和几句:

不如这样走走停停

——我的紫阳行

苏桓稼

三

“富硒”的概念在近些年不断走红,着实是一桩喜事。我对它产生过的疑问,在书中摸索到了一些答案,但都不如初身走在紫阳感受的彻底。

在紫阳富硒茶陶博物馆,我看到了李春平先生所写的《紫阳茶赋》,它对富硒茶有一定的历史溯源,也辅采摘文,表达了对紫阳茶的深厚情感。而这座博物馆,也将“富硒”概念沉淀为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——用富硒陶、品富硒茶、喝富硒水的“富硒”生活。

我坐下来和馆长邱慧灵先生喝茶聊天,知道他是浙江人,但从他远道而来的用心和布局,可以看出紫阳作为根据地的恰到好处。

在中国博物馆的版图里,多元和包容的符号日益彰显,莫衷一是的,无非是各有侧重的格局和表达。我曾去过一些博物馆,往往进门拍照,出门抽烟,记住的只是偌大的名号。以至于现在,我愈发觉得一座博物馆的神秘性渐弱,它的价值则越大。

这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现代文明的催化使然。埋在故纸堆里的长枪短炮,离不开与时俱进的科学实践。那么,我们不妨审视其中的神秘性,来尝试剧透一下博物馆的具体价值。

四

在紫阳赋闲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。

早上,房间里跑进一米的阳光,楼下的菜市

一

多年前的火车上,轨道咬着铁轨,像你一路上咬着我的名字。窗外是不停拐弯的风声,泥巴墙上闪过几行歪字,它的内容被雨水一再篡改。我去车厢的尽头吸烟,和烟民说起即将离开南方,偏北绿色就少一些,再偏北星群升起,火车就要停下。一个西北特色的女孩从我面前走过,她停顿了一下,拉住走在她前面的男朋友,指着窗外说,你看,汉江。

这条穿我而过的大江,仿佛巨人的手臂,向更远的地方不断延伸,我怀揣的爱情和梦,也随它漂流多年。但其实我是不动的,只是风景兜兜转转,比划成了一个圆。它的面积无限之大,也无法回避常数不变的事实,就像一棵被盛夏装点的树,始终离不开季节的奴役。我开始重新审视那些年轻时洋洋得意的调侃和不屑一顾的瞬间,它们哪怕蜻蜓点水,都不免塑造着现在的我。

汉江就是其中之一。

当我再次乘船在汉江环顾,已经 28 岁了。快船从安康段去往紫阳,一场春雨刚刚停下。船上还逗留着雨水,鞋底沾满了新泥。或许应该添一些醉意,这样两岸闪烁的林海就更妩媚一些,快船叫醒的浪朵就更亲近一些,大桥浮动的腰身也更神秘一些。同行的 G 一直喊着拍照,她的轮廓贴在背后的山腰上,我的眼睛却虚了焦。

江水在安康段缓缓流动,到紫阳时动而若静,让我若有所失,后来发现逃之夭夭的是种久违的真实感。直到踏上紫阳城,我才回过神来。这是一座卧居汉江边的小城,第一眼看见它,现代

场人声逐渐鼎沸,惊起汉江上桥柱的影子和不知名的飞鸟。开始吃早餐。蒸饺、蒸面、包子、油糕,我都一品尝过了。跟着刘兄,几天下来,吃饭从不重样。中午又端上了蒸盆子,豆豉炒腊肉。紫阳人的热情是漫天遍野的青翠。

虽然早上晴空万里,天气预报还是及时地提醒,下午大雨倾盆。雨季的来临,让任何一点阳光都变得奢侈。下午果然大雨。睡个午觉,雨眼看要停了,我决定出去走走。

冒雨散步需要耐心,这在稍大的城市都很难,因为没有哪条路允许你用脚丈量。车马小心翼翼,还是溅起了一片黄昏,爬山虎的叶尖凝着几滴娇艳的水,躲在屋檐下擦一把脸,穿过马路,再穿过层层叠叠的台阶,迷路就转弯。

遇见一个背着帆布书包的外地男人,四十岁的样子,问我去青中有多远。我搜了一下地图,告诉他有五公里。想必他也是外地人。他分辩出了我的口音,想和我多说几句。

你是从哪里来的? 银川。

银川我去过,一马平川,好地方。是啊,好地方。

和别人说起故乡,我总不善表达。就像说起妈妈的厨艺,即使不精不湛,也满是清澈的温情。再者也怕自己说话茶拙,道不清近来的变迁。想起来,我离开故乡满一年了。

转开话题,说了些别的,目送他朝相反的地方而去。我沿着汉江边独自走着。有人哼着地道的《郎在对门唱山歌》,即使听不懂歌词,也听得见脉脉爱意。而汉江正泛着波光,显示着雨停。

这次我终于得以和它对视,成全我们的,是这座叫做紫阳的小城。有很多话说,路过的人,错过的车,远去的山。相信水里的游鱼会替我们保密,夜里的画舫会替我们保密,树丛的画眉会替我们保密。

走走停停间,刘兄发来信息:晚上喝几杯? 当然是好,也应该喝几杯了。那么借着月光,我要看着桥面上驶过夜里最后一辆离开车,直到这座小城又拥有汉江本来的宁静。

苏桓稼